

论群众路线



赠阅·请交换

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
教学研究资料室



论群众路线

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

哲学教研室编

一九八一年五月

编者的话

一、编辑这本书，是为了帮助工会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正确地领会并在日常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

二、本书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内容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著作中的有关论述。在这些论述中，内容基本重复的段落没有选入。各章节之间内容的排列，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下编内容选自我党“七大”、“八大”党章中的有关部分，以及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在“七大”、“八大”报告中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

三、本书上编的内容主要摘自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1972年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选集》四卷本（1972年版）和《列宁全集》；《斯大林选集》两卷本（1979年版）和《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6年横排本）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本书内容摘录和编辑上的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一九八一年五月

目 录

上 编

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1)

1. 人类历史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生产者的历史，人民群众的历史 (1)
2. 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它的解放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 (11)
3. 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17)
4. 每一时代都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工人阶级为了争取彻底的解放需要一批卓越的领袖 (25)
5. 要把领袖和群众结合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抛弃一切迷信权威的东西 (37)

二 联系群众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49)

1. 党的力量在于和群众的联系，执政党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 (49)
2. 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是党制定政策的基础 (61)
3.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67)
4. 关心群众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75)
5. 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前进 (84)
6. 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尾巴

主义·····	(91)
三 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115)
1. 深入群众, 调查研究, 向群众学习·····	(115)
2. 说服教育是群众路线的基本方法·····	(129)
3. 使群众根据切身经验确信党的主张的正确·····	(141)
4. 做好思想工作, 提高群众觉悟·····	(148)
5. 爱护培养积极分子·····	(158)
6.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167)
四 群众团体是共产党联系群众的纽带 ·····	(176)
1. 群众团体是广泛地联合、团结人民群众进行 革命和建设的手段和组织形式·····	(176)
2. 坚持和改善党对群众团体的领导, 发挥群众 团体的作用·····	(191)

下 编

一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 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摘录·····	(204)
二 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摘录 ·····	(205)
三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 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摘录·····	(226)
四 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摘录.....	(227)
五	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 报告摘录.....	(230)

上 编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1、人类历史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生产者的历史，人民群众的历史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

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

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而存在的。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改变了，农奴代替了奴隶，而他自己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谓自由，是摆脱了奴隶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了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明显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

恩格斯：《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1881年8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5页。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

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马克思 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些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反之，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定，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实现。在这里，黑格尔关于古希腊人作了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评论，但是这种只是一些空谈的说明现在已经不能使我们满足了。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

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245页。

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

恩格斯：《普鲁士“危机”》（1873年1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25页。

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

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列宁选集》第1卷第8页。

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624页。

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1919年5月19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843页。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象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6—7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601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指出，工人阶级及其要求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因为现代经济制

度除了资产阶级以外，还必然造成并组织无产阶级。他们指出，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

列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年秋）。《列宁选集》第1卷第86页。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群众队伍的扩大”——这些话表现了我们的民粹派分子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和不能了解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最深刻最重要的原理之一。随着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扩大和深入，作为自觉的历史活动家的人民群众在数量上也必定增多起来。然而民粹派分子在议论一般居民、特别是议论劳动居民时，总是把他们看作某些比较合理的措施的对象，当作应当听命走这一条或那一条道路的材料，而从来没有把各个居民阶级看作在既定道路上独立的历史活动家，从来也没有提出过在既定道路上的可以发展（或者相反地，瘫痪）这些历史创造者的独立和自觉的活动的

条件的问题。

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1897年底）。《列宁选集》第1卷第145—146页。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群众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

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07年2月5日）。《列宁选集》第1卷第688页。

评价历史事件，应当根据群众以及各个阶级的运动，而不能根据个别人和集团的情绪。

列宁：《向民主派的又一次进攻》（1912年）。《列宁全集》第18卷第307页。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

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

列宁：《卡尔·马克思》（1914年7—11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许多世纪以来依次更迭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史，是生产力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

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

这就是说，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就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

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38年9月）。《斯大林文选》上卷第196页。

和中外反动派的预料相反，法西斯侵略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当然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谁要是忽视了这些，谁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这种情况，仅仅不利于法西斯和实际上帮助法西斯的各国反动派，而对于一切国家的人民及其有组织的民主势力，则都是福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980页。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1949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1449页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7页。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叛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588页。

2、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它的解放包含着全人类的解放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1864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6页。

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

马克思 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9月17—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89—190页。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